

第七回 邵解元改妝潛蹤 福壽庵供修佛事

卻說邵十州當晚在焦山被這陣惡風一吹，飄飄忽忽，身子架在半空。飄蕩約有三個時辰，腳底下卻像踏在實地上的光景。開眼看時，卻望見一點火光，在四五十步之外，又隱隱有歌聲入耳來，側耳聽時，有人唱道：

姐兒生得俏又嬌，一陣風吹脂粉香。十一十二還守了空幃裡，十三十四便要去赴高唐。後花園裡遇著一個好梅香，弗說得知心話兒，忙走開。這句話兒怎到他。

邵十州聽罷，心中暗想，此歌不是樵夫牧子，定是農夫漁翁。走上幾步看時，卻是一支小漁舟，係在蘆花堤畔。夫婦兩個，對著一天明月，坐在艙內，擺上幾碗魚菜，貯一壺酒，且歌且飲，背後拴一支小犬，見有人來，連聲亂吠。那老頭對老婆子道：「阿媽，這犬吠得緊，像是岸上有人行走麼？」漁婆遂立起身來，對著岸上一望。嚇了一驚，立腳不住，撞在那老頭兒身上來叫：「老頭兒呀，觀音菩薩在岸上來了。」老頭兒罵道：「見鬼，哪見這事。」口裡雖是這等說，身子便立起來一望，也甚駭異。把兩隻眼睛擦了幾擦，仔細觀覷。正在狐疑之間，十州漸漸行到船邊，叫聲「公公、媽媽救命則個。」漁翁夫婦方才放下一半疑心，還有一半疑她是個花妖月怪，放著膽問：「這小娘子，你獨自一個，為何黑夜到此？」邵十州道：「奴家姓文名新，河南祥符人氏。隨父親上任，偶在江中遭風壞舟，一家人口不知存亡。奴家暗虧觀世音空中救護，未曾著水，被一陣狂風吹得身到半空中飄到此，不知此是何地。腹中饑餓，敢求些便粥飯相濟。奴家還有個母舅在蘇州居住，倘得到彼家，當圖重報。」

那兩個老人家，聽這一般話有枝有葉，方把一肚疑心丟下。遂來扶他上船道：「小姐且請舟中暫坐，恐怕受饑了，請吃一杯酒。」老媽又取一碗飯來。老兒道：「文小姐，這裡是常州府，此去蘇州不遠，兩日可到。今晚暫宿一宵。我老兒今年七十四歲，老媽是六十五歲了，不知是甚福氣，邀到千金貴人到此。」文新便稱謝了他。是夜老兒自卷了一領袂薦，往船頭上和衣而睡。邵十州和老媽在後梢睡了一夜，並不曾合眼，暗想這兩個老人家，是一對樸實老人，可以暫處，不如多許他些金銀，就央他船送到蘇州，只說去尋娘舅，待到蘇州時，再想個脫身之計。算計已定，到天明就向老媽說道：「奴家孤身落難，蒙公公並婆婆相留，此恩不淺，願將白金十兩，送與你為薪水之資，敢煩婆婆對公公說，相求連夜送我到蘇州，若尋得著我家娘舅時，十金之外，另有厚謝。」那老婆見說有十兩銀子，喜不可言，滿口應允。東方未明，先起身到船頭上，一五一十把小姐的話，與老頭說了。老頭兒聽了，拍手得意，忙爬起來，前去解纜，對婆婆道：「你去後梢回稟小姐，我兩個送她到蘇州，訪她舅爺便了。你快拿櫓，放些老本事出來，送她到岸。弄得那話兒到手時，有一兩年好醉哩。」那老婆笑罵道：「老貪嘴，棺材本也不顧，單單只顧你這醉鬼罷。」口裡自說，腳兒自行，走到梢後回復小姐。裝起櫓就搖起來。老兒放了篙子，也來梢上幫著老媽出力趕行。到第二日午刻，已到滸墅關，十州在後梢上就打點與那漁翁謝儀。在裡衣內取出帶來的一包碎銀，約有四五十兩，包底下隱隱有個封筒，取起看時，竊自駭異，卻是向時李虛齋授他父親的小封筒兒。心下想道：「這個封筒父親拆了一個，剩了三個，如何卻在我身邊呢？我曉得了，李虛老原說有急難處可開著，如今我該訴一個來看。」就一手取一封拆開。上寫道「可問嘉興福壽庵」。

十州看罷，思了一回道：「如今且再調個謊，只說有乳母在嘉興出家，或者福壽庵是個尼姑堂也未可知。」又行了好一回，漁翁叫道：「小姐，如今將到虎丘了，不知令舅爺在何處住，好打點去尋問。」十州道：「難為你兩人辛苦送我到這裡；我娘舅還是四五年前在這裡住，如今年久，不知在也不在。我還有個乳母唐氏，出家在嘉興，曾曉得她住在一個福壽庵裡。我心也倒要尋她，但不知嘉興離此有多少路。煩你老人家送我到彼處更好，我還有十四五兩碎銀在此，盡送與你，你意下如何？」那老兒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「怎麼要你許多銀子，嘉興也是兩日可到，不勞小姐置念，我送你到彼處便了。」

果然不兩日間，傍晚時候，已到嘉興。那老兒逢人就問福壽庵在何處。有人對他說：「在南門外三里橋竹林裡便是，是個女菩薩修行的庵。」邵十州在後梢聽了歡喜：「是女庵，我好權且埋跡了。」不一時，船到三星橋，漁翁便向岸上人道：「大官人，我要到福壽庵，從哪裡而去？」那人用手一指道：「就在這茂林裡。」那老兒歡喜，將船依岸，係了纜索，叫老媽送文小姐上去。倒是十州恐有不便處，就將一包十三四兩銀子，遞與老媽說道：「一路勞你夫婦遠送，今庵已在面前，不須你同去了。」夫婦兩個歡喜接了，就扶文小姐上岸來。十州獨自行到福壽庵，只聽晚鍾初動，木魚聲響，是庵裡做晚功課了。十州上前看時，庵門已閉，將手推了三下，就有人出來問道：「叩門的是誰？」那邵十州款款地應道：「是我。」

裡面聽得是女子聲音，就去取匙開鎖。門聲響時，卻走出一個老道姑，手中提著鑰匙鎖把。一個女童提著燈籠向十州臉上一照，那老的叫聲：「哎呀。是一位南海大士。緣何夤夜到此？請入裡去。」十州進了山門，她們依舊將門鎖了，引十州到了寶殿。中間供著三尊古佛。十州合掌禮拜了。先是當家老尼過來相見，其餘有七個來見禮，分賓主坐定獻茶。那老尼問道：「女菩薩，高居何地？何事光臨？」十州答道：「奴家姓文，洛陽人。父親文成章，三年前蘇州生理，一去不歸。母親暴卒身亡。家兄文炳，先因念父親，遂同一房家人，攜了奴家，乘一隻商船來，一路訪問。有人說老父抱恙武陵，隨又遠去跟尋至此。不意昨晚貨船被盜，家兄與家人夫婦俱遭害了。賤妾跳入水中，幸遇漁翁救起。想是生前造孽所致，欲向空門看經禮佛。那漁翁說福善庵是貴府第一個修行所在，故此相投。幸老師見憫。」說罷，遂滴下兩行淚來，那老尼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是遠方女菩薩了。請暫過今宵，明日再議。」十州問老尼大法字，老尼道：「老身賤字道白。」指下首三位道：「此是愚徒悟凡，悟靜，悟虛。」又指末座三位道：「此是徒孫空鏡，空緣，空識。」

正說之間，女道童來請晚齋。就引十州到一間靜舍坐下，大家吃過晚齋。老尼對十州道：「女菩薩，老身大膽相告，本庵因城內黃尚書府中明日有些法事在此啟建，今晚愚徒等不遑從容待教，但命小徒一個奉陪。」對悟凡道：「遠客在此，你須替我陪侍，不可失禮。」說罷，就出去了。只剩他二人對面而坐。

悟凡秉燭引十州到自己房裡，收拾十分精潔，異香撲鼻，十州暗想：「這師姑生得端淑。只是空門修行，亦算十分難得，我十州今日若不是改妝在此，她庵中皆是女尼，不惟我十州不能托足的，她怎麼肯容我一個男子在此潛跡？真是有幸。」那悟凡自去爇火烹茶，暗想：「洛陽去處，怎麼偏生這樣標緻女子。今日悟凡是什麼福分，得以親近芳顏。」及烹茶熟，悟凡伸出一雙纖纖玉手，奉一盅與十州。十州也回敬一盅，就問她貴庚。悟凡道：「今年癡長十九了。」也叩問十州貴庚。十州道：「今年癡長十九了。」

彼此談了更餘，就請十州安寢。十州讓悟凡先睡，直到悟凡脫衣先睡了，吹滅了燈，然後解了上衣，鑽入被窩裡，又講了閒語，因問明日黃府中甚人來此修法事。悟凡道：「是黃尚書夫人十五年前在此白衣大士前求嗣，生下一女，名喚玉娘。那黃小姐不但色貌無雙，又兼詩文第一。嘉興府中愛她才名，來求親的挨擠不開，卻有兩件難事：第一件要夫人親見郎君美貌，要與小姐做得一對的。二件要在府裡發出詩文題目考他一考，不許有個外人傳茶，恐防夾帶。做完了，送進去與黃小姐看，不是笑歪了嘴，定見是搖落了頭。即有一二人文理取得的，怎當得黃小姐吞吐莊騷，出入班馬，把這些庸才俗輩，都不在眼下。還有一件奇處，她有一個侍候的梅香，名叫翠樓，容貌才學，也不遜於小姐。每逢考試詩文之日，翠樓在屏風後略張一張，傳下兩句話來道：『觀其貌堂堂，叩其腹光光』。那些詩文們聽見了，自覺沒趣，以後漸漸來很少了。所以小姐年登十五，尚未牽絲。明日正是她誕辰。每年這一日，夫人同小姐到小庵拜一日觀音經懺。因此家師今晚要預備她明日來的事。」十州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是我有緣，明日得瞻仰仙子了。」暗想，她是個女史，我的才學，料亦配她得過。如今我先露一二首詩讓她看，賣弄才學。她若見了，自一定愛見，那時再圖良策便了。」躊躇之際，早已鍾動。當家老尼喚眾徒弟起來，收拾佛堂，伺候施主到來，只等黃夫人來到庵內。有分教，邵十州的好姻緣，從天而降，不費半分人力。欲知後來，再看下回便知。

[返回 >> 玉樓春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